

神秘悬疑探案小说

叶楼◎著

迷魂

黑色曼陀罗



湖南人民出版社
CTS

第四届腾讯悬疑大赛优秀作品

令人不忍释手的警匪悬疑大片

张之亮和丁嘉兴究竟谁才是活下来的那个人？

那把撬动门锁的带血长刀的主人是谁？谁才是这场离奇命案背后的主谋？

神秘的山谷、嗜血的佛像、消失的焚人
离奇的案件、隐没的证据、紧张刺激的情节

神秘却不失真实

迷魂

MIHUN

黑色曼陀罗
神秘悬疑探案小说

叶楼◎著



CB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魂/叶楼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438-8027-6

I. ①迷…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7744 号

迷魂

叶楼 著

责任编辑: 李蔚然

装帧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

版式设计: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027-6

定 价: 32.00 元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引子

清晨，浓雾弥漫在山谷之中，山间的公路如同一条长蛇盘旋而上，淹没在浓浓的雾气中。公路的护栏下，一颗露珠顺着小草的叶片缓缓滑下，四周静得甚至可以听到山涧中河水撞击鹅卵石的声音。突然，汽车马达的轰鸣声打破这死亡般的寂静。一辆黑色的悍马车冲破浓雾呼啸而过。

丁嘉兴紧紧地握着方向盘，急促地呼吸着，汗水从他的额头慢慢渗出，油门一点点接近尽头，车子紧贴着护栏急驰而过。护栏之外浓雾弥漫，而浓雾之下是天堂还是地狱，丁嘉兴不知道，他只听到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对他说：“向前，再向前……”

雾更大了，浓雾如同幽灵游离在车子的四周，刚被冲开又迅速弥合。浓雾在车灯前肆虐，翻滚，十几米外的景物都被罩上了一层昏暗。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堆巨大的石头！惊慌中丁嘉兴急打方向盘向右躲避。只听“噍——”的一声，车子冲破护栏飞驰而下……

目录

第一章	诡异的油画	001
第二章	神殿	044
第三章	神秘谷	076
第四章	消失的子弹	119
第五章	四个知青	154
第六章	危险游戏	210
第七章	第七幅油画	234
第八章	最后的疯狂	255
第九章	再入神秘谷	278
第十章	尾声	299

迷魂



第一章 诡异的油画

1. 借尸还魂

“新报社南川 2 月 28 日电 (实习记者朱咪咪) 路丹青的油画作品《神殿》在 28 日举行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拍出了六千一百七十二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创下中国内地油画拍卖最高价格。

《神殿》高 72 厘米，宽 53 厘米，这幅画是名不见经传的画家路丹青创作的，作品描绘的神殿所处具体地点不详。该作品画风诡异，整个画作充满了神秘气息，恢弘大气的神殿更是让所有人都为之神往。该画作一经起拍便引来了川籍收藏者的热捧，经过数轮竞价，最后以 6172 万元的高价被川籍首富王福隆拍得。

遗憾的是，该画的作者路丹青早在 1983 年便已离世。他是否还留有其他作品也成了这次拍卖会后的热议话题之一。”

《法制新报》2009 年 3 月 26 日讯，本省首富王福隆在郊区别墅中遇害，其高价拍得的画作遭窃。”

《法制新报》2009 年 4 月 17 日讯，本省知名企业家刘锡磊在家中离奇死亡，死者身上无任何伤口，死因在进一步调查中。”

《法制新报》2009年4月30日讯，本省知名企业家张华成坠楼身亡……”

……

刘天明将剪报扔在了办公桌上后点了一根烟，扶着额头，陷入了沉思。

三个月内本省的六名企业家相继离奇死亡，案发现场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都没有定论。

作为南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刘天明被这些离奇的案子搞得茶饭不思，他想搞清楚这些离奇的死亡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从这些剪报上的报道来分析，这六名富豪中有三人曾参加过年初的嘉德春季拍卖会，而且他们都曾竞拍过路丹青的那幅《神殿》。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

刘天明感觉有些累，自从他接手这件案子以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疲倦袭来，他靠在椅背上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恍惚中，刘天明看到自己的右手缓缓地向腰间摸去，他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手！枪被抽了出来，然后慢慢举起，顶在他的太阳穴上，金属的冰冷立刻弥漫全身，他眼睁睁看着扳机被缓缓扣下，“砰——”枪响了，刘天明猛然惊醒，是梦！

冷汗已将全身浸透，刘天明感觉喉咙发干，于是费劲地咽了一口唾沫，他想要伸手拿茶杯，却在伸出手的一瞬间惊呆了，是枪！他的右手竟然握着枪！

他慌忙退出弹夹，结果让他全身战栗，子弹少了一颗！刚才那一幕是幻是真？他下意识地摸摸太阳穴，并没摸到弹孔。汗，再一次渗了出来。他再次检查了一下手枪，手枪的保险打开着。他从来都会在使用完手枪后关掉保险的，那这一次是谁打开了保险？那一颗子弹又射进了谁的头颅？

刘天明点燃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他感觉自己的意识再次迷离起来，他强打精神睁开了眼睛，这一次他的目光却停留在了脚下的一张报纸上。

刘天明俯身捡起了那张报纸。当他看到标题时疑惑再次涌上心头，因为他从来没订过这样的报纸。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翻看起来，这张报纸的日期是2009年2月17日，报纸上面是四川省十大企业家的报道。

当刘天明按着报纸上的照片依次看下去的时候，他感觉脑袋突然“嗡”的一下大了，六位遇害的企业家的死亡顺序竟然和报纸中的排序一模一样！刘天明的目光立即转向了第七个人。第七张照片下方赫然写着三个大字——丁嘉兴！

刘天明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起身去抓电话，当手指就要触到电话的一瞬，铃声骤然响起。刘天明犹豫了一下还是抓起了电话，果然，他听到了一个不想听到的消息——丁嘉兴失踪了！

刘天明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这么明显的线索他居然到现在才发现。刘天明的眼光再次看向了第七张照片。照片中，丁嘉兴的瞳孔深处，没有光线，满是黑暗。

黑暗中，丁嘉兴不知自己身处何方，他四处摸索着想找一个出口，结果却是徒劳。忽然，一张凶相毕露，青面獠牙的鬼脸赫然出现在眼前，丁嘉兴全身一震。他感觉全身的毛孔都紧缩了起来，恐惧迅速占据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他想转身逃离却被一只巨大的手紧紧地扼住了喉咙。他顿觉无法呼吸，他挥舞着双手挣扎着，疼痛开始在他的身体上肆虐，他感觉自己的皮肤被一点一点剥离，血管暴露在空气中，每一次脉动他都痛苦不堪。当他感觉自己就要死去的时候，一丝清凉从他脸庞滑过，尔后眼前的黑暗渐渐地褪去，光亮在他眼前慢慢展开。

一张苍白毫无血色的脸猛然映入了丁嘉兴的眼帘，丁嘉兴被吓得一哆嗦，那梦仿佛还在继续。丁嘉兴慌忙坐了起来，这才看清眼前是一个面目清秀 20 多岁的女孩，但她的苍白让丁嘉兴感觉自己已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女孩看到丁嘉兴醒了便将手中的毛巾放到了脸盆中，然后关切地问：“你终于醒了，感觉好点了吗？”

丁嘉兴尽管头疼欲裂但是他还是点了点头，然后紧张地问：“你是谁？我在什么地方？”

“我是路婷，你在……我家。”

“我怎么会在你家？我怎么了？”丁嘉兴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

“你出车祸了，我发现了你。还好你伤得不是很重，只是昏迷了。”

“我出车祸了？”丁嘉兴在脑袋里搜索着记忆，却是徒劳。他挣扎着想下床，结果却发现自己并没穿衣服。“我的衣服呢？”丁嘉兴又是一阵紧张。

“你的衣服上面好多血，我帮你洗了。你要穿吗？我给你拿去。”说完路婷转身出了门。

路婷从丁嘉兴的视线中消失后，丁嘉兴警惕地环顾自己所处的环境，这是一间 20 平米见方的屋子，屋内的光线很昏暗，陈设也很简单。在他的睡床边有一张油漆几乎都要剥落的写字台和一把快散架的椅子。令丁嘉兴意外的是，在写字台的左侧竟还放着一个画架。他抬头又向墙上看去，黑黢黢的墙上居然挂着几幅油画。

其中的一幅油画引起了丁嘉兴的注意，这幅画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诡异。整幅画作以灰黑色为主色调，这使得画作中的景色看起来萧瑟凄凉，

画面正中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像是一座庙宇，庙宇敞开的正门中一片漆黑。冥冥中丁嘉兴感觉在那黑暗之中有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觉得画面中的场景他曾去过。当他试图回忆时，剧烈的头痛让他感觉自己的意识开始变得混乱。恍惚中，他感觉一只手慢慢地从他背后伸了过来。

丁嘉兴猛然回头，接着他便看到了一张惊恐的脸。

“啊——吓死我了！”路婷满脸惊慌地看着丁嘉兴说：“人家正要给你递衣服，你却突然回头。”

丁嘉兴也被突然出现的路婷吓了一跳，“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丁嘉兴接过了路婷递来的衣服后问。

路婷刚想回答，丁嘉兴又问了一句，“那幅画是谁画的？”说着朝那画指了指。

“你问这个干什么？”路婷的眼神中立刻充满了警惕。

“哦，我只是觉得好奇，画得不错。随便问问。”丁嘉兴使口气变得尽量自然。

“不知道。”路婷的话语中充满了敌意。

“哦，对不起。”

“你换衣服吧，我先出去。”路婷低着头出了门。

路婷出去后丁嘉兴翻看着刚才从她手中拿过来的衣服，却发现这衣服自己好像并没有见过。他在犹豫中穿好衣服后疑惑更甚，因为这衣服竟然非常合身。带着满脑袋问号丁嘉兴下床出门。

当他跨出门的一瞬间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这是一个处在峡谷中的小村庄，景色美得摄人心魄。巍巍青山触手可及，山下的河水欢快地流淌，在门前不远处汇聚成一汪碧绿。整个景色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连眼前一片看似破烂的小屋都在这幅画作中显得相得益彰。而画卷中的点睛之笔便是伫立在溪边的路婷。她玲珑的身体，如同出水芙蓉般娇美。望着路婷，丁嘉兴有些不知所措。

丁嘉兴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靠了过去，但是当他看见自己水中的倒影时，刚才那舒畅的心情却被恐惧所代替。一张陌生的面孔在绿色的潭水映衬下如同腐尸般恐怖。

“这是谁？”

路婷顺着丁嘉兴的手指看过去之后惊恐地后撤了一步说：“难道这不是你吗？”

丁嘉兴看着水中的倒影对路婷的问题不置可否，他慢慢地蹲了下去，一颗小石子跌入水中，荡漾开来的涟漪让那张陌生的脸支离破碎。

“如果我不是我，那么我是谁？”丁嘉兴喃喃自语，恐惧在他的身体中迅

速蔓延。

路婷看着惊慌失措的丁嘉兴问：“你还记得你叫什么吗？”

路婷的这个问题让丁嘉兴再次陷入混乱。他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当路婷打算继续问他时却听到他缓缓地说：“我叫张之亮。”他的声音仿佛来自远古，缥缈，无力。

当丁嘉兴说出这个名字时，路婷的表情充满了惊骇。但当丁嘉兴抬头看她的时候她的表情却迅速恢复了平静。“你既然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会不记得自己的长相呢？”

“我身上的衣服是谁的？”丁嘉兴答非所问。

“你的啊，我帮你洗过的啊。”路婷惊讶地看着丁嘉兴说。

丁嘉兴顾不上看路婷的表情，连忙翻腾衣服的口袋，结果一无所获。

“你在找什么？”

“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证件，确定我到底是谁！”丁嘉兴的回答让路婷意外。

“你不是说你叫张之亮吗？”

“是！但是我没见过这张脸，我也没见过这件衣服。”丁嘉兴双眉紧皱，语气中透露出他内心的不安。

路婷看丁嘉兴的表情不像装出来的，立刻也跟着紧张起来，“难道，难道是借尸还魂？”路婷说出最后这四个字的时候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丁嘉兴也被她说得一惊，“你别胡说，这怎么可能！”

“那是不是你出车祸撞坏脑袋啦？你怎么能叫张之亮呢？”

“我怎么不能叫张之亮？”丁嘉兴疑惑地看着路婷问。

“能。不过我奇怪你怎么会不认识自己的面容。那你多大了你还记得吗？”路婷迅速转移了话题，她似乎想要隐瞒什么。

丁嘉兴看着不远处的青山，脑海中又是一番折腾，“我记不起来了。”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好像是一名保安。”

“保安！”路婷的脸上全是诧异。当丁嘉兴看到她这副表情时问：“怎么了？”

路婷立刻调整自己的表情说：“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保安不可能开得起悍马车。那你记不记得你开车去干什么？”

丁嘉兴在脑中搜索着答案，然而这答案却如同闪烁不断的电视画面断断续续模糊不清，但电视中却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向前，一直向前！”丁嘉兴缓缓地说：“我要去救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

“救人？谁？”

丁嘉兴想不起来，他不断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痛苦不堪。他好像在责备自己竟然忘了一个对他如此重要的人。

路婷看丁嘉兴痛苦的模样赶忙转换了一个问题，“那……你有女朋友吗？”路婷的脸上挂上了一抹绯红。问题问完后等来的却是长时间的沉默，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丁嘉兴才缓缓地说，“我不记得了，我没印象。”得到这个答案后路婷也不知是喜是悲，她长出了一口气后说：“你可能是选择性失忆，不用那么紧张。会好起来的。”

“你说我出车祸了，当时我身上没有什么证件吗？另外我在哪儿出的车祸，你能带我去看看吗？”丁嘉兴说着站了起来。

“你的衣服兜里有个钱包，但是没有身份证。钱包在屋子里我给你拿去。”路婷说着便往回走。丁嘉兴忙跟在了她身后。就在他转身的一瞬，一个瘦高的身影在不远处的草丛中一闪，消失了。

“你出事的地方离这还很远，现在去的话天就黑了。这儿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晚上会有野兽出没。我们还是等明天早上再去吧。”

“那你一个人住这儿不害怕吗？”

“不害怕。”路婷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好像她不想回答任何有关自己的问题。丁嘉兴见她不高兴，想换一个话题，想来想去却不知从何问起，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自己身上，“我昏迷了多长时间？”

“快两天了。”路婷面无表情地说。丁嘉兴不明白她到底怎么了。说着话两人一前一后进小屋。在丁嘉兴的期待中，路婷打开了写字台抽屉。在打开抽屉的一刹那，路婷的表情凝固了，钱包不见了！

2. 白衣女鬼

丁嘉兴看路婷的表情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他正打算安慰路婷几句时却发现她正惊恐地望着他的背后。丁嘉兴急忙转身，结果发现墙上那幅诡异的油画竟然也不翼而飞！路婷疯了一般四处寻找，然而翻遍了整个屋子都没有找到，路婷含着眼泪摩挲着挂画的墙面，伤心欲绝。

丁嘉兴不知怎么去安慰她，只好选择沉默。丁嘉兴扶着桌子想，自己走出这间屋子的时间至多不超过 20 分钟，怎么可能有人在他和路婷都没发现的情况下进来，并且准确无误地找到钱包，还偏偏拿走了那幅诡异的油画？而

且刚才出门时并没有看到附近有什么人，如果有人要进小屋，必然要经过他们身边，莫非有鬼？

就在丁嘉兴疑惑之际，路婷转过身来。丁嘉兴急忙安慰说：“就这么大个地方，就这么几户人家，肯定丢不了的。”丁嘉兴的安慰连他自己都觉得假。路婷脸上挤出了一个牵强的笑，“没关系的，那幅画丢了也无所谓，只可惜你的钱包也不见了。”

“没事没事。反正明天我们就会去车祸现场，也许会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呢。”

“你也该吃点东西了，你昏迷这两天什么都没吃。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点。”路婷的表情再次显得轻松起来。丁嘉兴搞不清为什么这个路婷阴一阵阳一阵的。不过经她这么一说，他还真感觉腹中的酸水开始翻腾，于是说：“有什么吃什么吧。”

“好的。”路婷说。接着便出门准备去了。丁嘉兴看着路婷走出门后转身来到了刚才挂画的地方，他用手摸了摸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是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当他打算进一步查看时，发现路婷正倚着门框看他。丁嘉兴慌忙把伸出去的手缩了回来。

“来帮我生火。”路婷直视着丁嘉兴的眼睛说。丁嘉兴低着头从她身边蹭了过去，仿佛做错事的孩子。

刚才出门的时候丁嘉兴被远处的景色吸引，并没有注意院子里有什么东西，这个院子并不大，一圈篱笆就算围墙，在篱笆墙的下面还种着一些不知名的花草。屋门的窗户旁是一个灶台，丁嘉兴忙去生火，路婷给他拿来了一些柴火后站在他身边看他生火。

“你别看我啊，你一看我就生不着啦，你忙你的去。”丁嘉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害怕她看自己，她一冷一热的表情让他浑身不自在。路婷咯咯笑着进屋去了，好像刚才的不快全已忘记。经过两人一阵忙乎，一桌饭菜很快做好，丁嘉兴和路婷边吃边聊，陌生感也慢慢地褪去。

天色一点点地暗了下来，落日的余晖将眼前的景色全都镀上了一层金色，金色的光芒透过山间的缝隙映射在小溪中，泛起了金色的鳞光。丁嘉兴和路婷并肩坐在小屋门前陶醉在这美丽的景色中。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了。”丁嘉兴仰起头看着一片片绛色的晚霞幽幽地说。

路婷眯着眼睛看着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峦，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笑，“如果我能把美丽的景色用我的画笔画出来，想必也能了却我妈妈的心愿了。”

丁嘉兴侧过头看着路婷问：“你妈妈的心愿是什么？”

“我妈妈的心愿就是赎回爸爸的一幅画，而那幅画的景色就是这里。”

“你爸爸的画？那你直接去买不就好了？为什么要自己画？”丁嘉兴不解地问。

“我买不起，那幅画现在至少值一千万。”

“一千万！那之前为什么卖掉？”

“不是卖掉的。”

“不是卖掉的？莫非是被偷走了？”丁嘉兴震惊道。

“可能是吧。我爸的画是他死后才流传到市面上的。”

“哦。那你妈也是画画的？刚才那幅画是谁画的呢？”丁嘉兴试探性地问道。

“是我爸爸画的，我妈是一名医生。”

“那刚才丢的那幅画岂不是价值连城？你怎么能把那么重要的画挂在这么不安全的地方？”

路婷看着丁嘉兴笑了笑说：“这幅画也许不该属于我吧。”路婷说完将目光移向远方自言自语说：“但愿宝泉叔知道画丢了不要怪我。”

丁嘉兴被路婷说得迷糊了，“什么宝泉叔，什么不属于你，什么意思？”

路婷摇了摇头转换了一个话题，“妈妈想赎回的画，景色就是这。”路婷说着用手在空气中缓缓划过，丁嘉兴也不由得向前方看去。

“那你的妈妈呢？”丁嘉兴犹豫了半天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死了。”路婷说得很平静，至少表面看起来很平静。

光线一点点地被吞噬，黑暗渐渐笼罩大地。屋内灯光昏暗，路婷和丁嘉兴沉默不语，各有所思。从丁嘉兴苏醒以来，疑问不断增多。他望着自己的双手思考着，“这是谁的身体？如果是我的，那么我到底是谁？”而路婷思考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她的表情始终都显得很沉重。

丁嘉兴终于承受不住这沉默开口说：“这里的景色是美，但是晚上却很无趣。况且这里还真的很……”碍于面子丁嘉兴还是没好意思把恐怖这两个字说出口。

“我不怕寂寞。”路婷淡淡地说。

“你也是画家？”丁嘉兴疑惑地问

“我是一名记者，画画只是我的爱好。”

“哦，这样啊。怪不得你显得咄咄逼人呢。不过你的画确实不错，没当画家也怪可惜的。”丁嘉兴说完这句话后又是一阵沉默。天色越来越暗，远处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

“睡吧，明天还要早起。”路婷边说边把自己的被褥拿出来往地下铺。丁

嘉兴拦住她说：“你今天睡床吧，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都麻烦你两天了。”路婷推辞不过也只好睡床。熄灯后的黑暗中，丁嘉兴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的思绪很乱，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在他脑海中闪现。他的大脑仿佛一部坏掉的机器，很多事情只能记得一些零星的片段。甚至还会在同一时间内回忆起两件不同的事情。好像两个人共用着这副躯体。

不知过了多久，丁嘉兴在恍恍惚惚中听到地底下好像有声音，这声音仿佛来自幽冥，断断续续模模糊糊。当丁嘉兴仔细去听时声音却戛然而止。少顷，他的头顶又传来了床板晃动的声音。丁嘉兴从朦胧中睁开了眼睛，当他定睛向声源看去时，他却差点吓得叫出声来。

半空中悬浮着一个白衣女子，她黑色的头发倾泻而下遮住了整张脸，双臂无力地垂在身体的两侧。鬼！这是丁嘉兴的第一反应。惊慌中丁嘉兴手脚并用向后挪动着，然而那白衣女鬼竟缓缓移动起来。丁嘉兴慌忙用手紧紧地捂住嘴巴，眼看着白衣女鬼从半空缓缓落向地面，又缓缓地向他飘过来。丁嘉兴张开了嘴却无法喊出声音，混乱中丁嘉兴摸到了灯绳。就在他拉下灯绳的一瞬，那女鬼竟然扑向他的怀中。

3. 双面佛

恐惧让丁嘉兴全身的血液瞬间凝结。他哆哆嗦嗦地拉下了灯绳，当他看清怀里的人时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是路婷在梦游。她穿着一身白色及踝的睡裙瘫软在他怀中，微微的呼吸触摸着他裸露的皮肤。她的体温透过被汗浸透的睡衣传向了丁嘉兴的身体。他不知该不该叫醒她。望着路婷纯净的面庞丁嘉兴的嘴角挂上浅浅的微笑，就这样望着她丁嘉兴又昏昏睡去。

清晨，阳光柔柔地穿过窗棂轻轻抚摩着路婷的面庞。路婷睁开惺忪的睡眼，却发现自己睡在丁嘉兴怀里，她慌忙从丁嘉兴的臂弯中挣脱出来。丁嘉兴也被她惊醒。

路婷紧张地整理着自己的睡衣和头发，“你……我……”路婷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毕竟她不是在自己的床上。丁嘉兴看着她紧张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你梦游了，你自己投怀送抱啊，我可没做什么。”丁嘉兴摊开双手耸耸肩说。路婷立刻感到自己的脸颊烧着了一般，她低着头轻声说：“没吓着你吧，我最近神经衰弱，看来是越来越严重了。”

“没有，我胆大得很。不过，你还是不要穿白色的睡衣了吧。”丁嘉兴没

好意思说出自己晚上的窘态。路婷没再搭话，低着头收拾着被褥。

两人洗漱完毕后，按昨天的计划出发了。清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山间弥漫着氤氲的雾气，似幻似真。零零落落的山间小屋前，几个穿着古怪的人正忙着什么，他们面无表情，仿佛一具具僵尸。丁嘉兴联想到晚上发生的一幕顿时感觉头皮发麻，于是他索性目不斜视紧跟着路婷埋头往前走。

顺着河水而下，房屋越来越少，山谷也越来越窄。行走在山谷间，丁嘉兴感到心头一阵阵压抑。两边崖壁陡立，崖上怪石嶙峋，几棵老树从崖壁间的缝隙中横生出来，头顶的天空总是窄窄的一条。丁嘉兴忍不住内心的烦躁和压抑，大声地叫喊着，而回答他的也只有自己的回音。路婷一路上默不作声，低头赶路。她对丁嘉兴的叫嚷也充耳不闻，紧锁着眉头，心事重重。隐约中丁嘉兴听到远处传来了水流撞击卵石的声音，这种声音像是从梦境中传来。这声音仿佛又伴随着什么可怕的事情，他的心不由得紧缩起来。

天空一点点地变宽了，小溪也渐渐地舒展。极目而望，丁嘉兴看到了山间盘旋的公路。

丁嘉兴在看到公路的瞬间，大脑开始变得混乱，冥冥中他感觉自己在那条公路上发生过什么，尽管路婷曾告诉过他，他出了车祸。但他却毫无印象。而此时大脑中的黑暗仿佛被一根燃着的火柴倏地照亮，只可惜还没看清黑暗中的景物，这火柴的亮光抖动了几下便悄然熄灭。

“马上就到了，我们歇一会吧。”路婷突然停住脚步转身对丁嘉兴说。

“好吧，我也累了。没想到你这么瘦弱的女孩子能把我拖到那么远的地方。”丁嘉兴一边说一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去。路婷并没有说什么，歪着头看着对面山上的野花。丁嘉兴感觉路婷从早上出发时神情就不大正常，“你还好吧，是不是太累了？”丁嘉兴试探着问。就在这时丁嘉兴感觉有人影在对面的树林里一晃，丁嘉兴摇摇头定睛看去却什么都没看见。

“你叫什么来着？”路婷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双眼望着他反问道。

“张之亮！”这一次丁嘉兴并没有犹豫。

“张之亮。哼！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路婷的眼神中分明充满了鄙夷。丁嘉兴也不知怎么得罪她了，无辜地看着她问：“你到底是怎么了？叫张之亮怎么了？”

“没错，没什么。你喜欢叫什么都没关系。好了，走吧！”路婷说完扭头就走。丁嘉兴被说得一头雾水，他不知道路婷为什么会突然没来由地生气，等他回过神来路婷已走远，于是他忙起身追赶。

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地走着，都默不作声。又走了大概十几分钟，路婷停住不走了，抬头看着山上的公路。丁嘉兴顺着她的目光向上看去，山坡上有一溜树木歪歪斜斜地倒着，近处的树上还能看到很多划痕，被刮掉的树皮处露出树木清白的躯体。

丁嘉兴四下看了看却没有发现撞毁的汽车，然后他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路婷。而路婷的表情似乎也充满了疑惑。在两个人的目光相接时，丁嘉兴问：“车呢？”路婷摇了摇头，显得无可奈何。车子凭空消失了？

“我们在附近找找吧，看看有什么线索。”经路婷提醒，丁嘉兴四处寻找起来。

太阳渐渐地转到头顶，耀眼的光芒照射着山谷，四处全都反射着白光。丁嘉兴抹着额头上的汗，眯着眼睛看着卵石间的缝隙，试图发现一丝痕迹，哪怕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好。

突然，路婷发出一声尖叫。丁嘉兴赶紧跑了过去。路婷触电般颤抖着，双眼惊恐地看着地面，地上躺着一块黑黝黝像手机电池大小的东西，丁嘉兴俯身捡起来仔细端详，这是一块黑玉做成的佛，玉质纯净，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幽幽的光。这佛像与普通的佛像不同，它一面是面露微笑慈眉善目，另一面却是面目狰狞獠牙毕露。

丁嘉兴感觉这佛像似曾相识。于是便来回翻看，在翻转中佛像的眼睛突然转动了！丁嘉兴惊骇地将它扔在地上，恐惧一如路婷。丁嘉兴连退两步回首望路婷，却见她双眼中噙着泪，“吓着你了？”丁嘉兴问。

路婷摇了摇头说：“这东西我见过，我妈妈有！它有魔力！”丁嘉兴听她这么一说又过去把那佛像捡了起来，“不会吧，这东西只是有些特别罢了。怎么可能有魔力呢？”

“你别动它！它会带给你不幸！”路婷紧张地喊道。

“这也算是我们找到的一点线索，先留着吧。”丁嘉兴并没有被路婷吓住，他把佛像揣进了兜里。

“我妈因为它死了！你也因为它……”

“我因为它怎么了？”

“你……因为它出车祸了。”路婷的眼神闪躲起来，似乎隐瞒了什么。

“巧合，你多心了。这世界怎么会有魔力呢？”丁嘉兴笑着说。但他心中却是疑惑重重，因为他觉得他也见过这个佛像。他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想搞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他就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路婷无奈地摇头，“随你吧，但是你最好扔掉，不然你一定会后悔。”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那辆车,我想知道我到底是谁!”丁嘉兴岔开话题说。

“你真觉得你是张之亮?没有骗我?”

“我有什么必要骗你呢?快想想怎么找汽车吧,它肯定不会凭空消失的。”

“去交通局吧,应该是他们拖走了。”

丁嘉兴在路婷的带领下上了公路,令丁嘉兴感到奇怪的是,这条上山的路恰好就是他发生车祸的地方,这里的土质很松软,并不像其他地方全是坚硬的岩石,看来自己真是命不该绝。

上了公路后,两人等了很久才拦住了一辆去市里的车。等他们到达市里交通局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多。两人赶忙找到交通事故处理处的办公室。敲门进去后发现只剩下了一个值班的警察。那警察正翻看着报纸,并没有理会进来的路婷和丁嘉兴。

路婷上前问:“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您知道前天盘山公路上发生的一起车祸吗?”

那警察的眼睛并没有离开报纸,不紧不慢地说:“这里是交通队,发生车祸我们怎么能不知道。”

“那您知道那车哪儿去了吗?”路婷急切地问,丁嘉兴也着急地看着那警察。

“车子?从山上掉下来还不爆炸?”那警察把报纸放在办公桌上上下打量了一下路婷问:“你是死者的家属?”

“死者?”路婷和丁嘉兴瞪圆了眼睛异口同声地问。

“怎么了?车子爆炸了人还不死?都烧焦啦!”警察摇摇头用表情告诉他们那景象是多么惨不忍睹。

“死者叫什么?”丁嘉兴向前一步双手扶着办公桌问。

警察一边用指节敲着桌子一边说:“好像叫丁什么来着。”

“丁嘉兴?”路婷忍不住问。

“对对对,就是叫丁嘉兴!”那警察连忙点头表示赞同。

“你怎么知道死者的名字?”丁嘉兴疑惑地看着路婷问。

路婷并没有回答丁嘉兴的问题,她显得比丁嘉兴更为疑惑,失神地呆在那里。丁嘉兴用手指捅了捅她,路婷才回过神来。“打扰你了,谢谢。”路婷向警察道别,拉着丁嘉兴往外走。出了大门丁嘉兴甩脱路婷的手问:“你怎么知道死者的名字?”

“我认识他!”

“你不是说出车祸的人是我吗?汽车爆炸了你怎么能救我出来?”丁嘉兴紧紧盯着路婷质问道。